

# 中东欧国家周报

## 【波黑政治周报】

新移民危机以及其对波黑政治影响

Ivica Bakota

(2018年11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Huang Ping



## 【波黑】新移民危机以及其对波黑政治影响

### 新移民浪潮

从 2018 年初，波黑安全机构就已有到波黑的移民大量增加的记录。据已公布数据，2018 年第一季度，波黑境内移民增长了 50%，而寻求庇护申请者增加了 70%。2018 年 6 月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波黑境内有共有 4226 名移民，这一数据比黑山和阿尔巴尼亚多出将近 4 倍，后两者都处在通往西欧的新移民路线上。

根据波黑联邦警署以及安全部的说法，移民局势在 7 月前总体稳定，而在 7 月后呈现大幅增长趋势。波黑境内来自黑山的移民最多，而包括黑山在内的很多地处爱奥尼亚海岸和亚德里亚海岸（Ionian and Adriatic）新移民路线上的国家都实行特殊的移民政策，即通行证政策（laissez passer），这一政策直接通过不拘留或报告而允许或促进移民。波黑对境内日益增长的移民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在进入国境线后，移民会迅速到达毗邻克罗地亚的乌纳-萨纳州（Una-Sana），并且距离申根国家斯洛文尼亚只有不足 100 公里的距离。

夏季，有媒体报道比哈奇（Bihac）、大克拉杜莎（Velika Kladusa）和卡津（Cazin）这些地处波黑和克罗地亚边境的城市有大量移民抵达。数量增加的难民与当地居民间发生了越来越多的矛盾。这一局势在 10 月份后变得越发严重，克罗地亚加紧了边境控制，这使得大批移民滞留在波黑境内。移民的到来使得波黑的公交车站、市政广场、比哈奇市内的庇护所以及周边地区变得拥挤不堪，这引起了波黑民众的强烈不满。波黑民众已经采取方式禁止移民

进入市中心，并通过开展游行示威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于政府处理移民问题的无能感到极度失望。

10月中旬，波黑警方封锁了马尔杰瓦克（Maljevac）镇的过境点，这一举动也使得就在边境附近的移民不得不停下脚步。其中有200多人来自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三分之一是儿童和妇女。他们被要求离开波黑，并被拒绝带到附近的拘留所。出于安全原因，所有过境点的一切进出都被封锁，这给当地企业造成了损失，并使波黑西北部地区的经济紧张。接受克罗地亚主要日报《晚报》采访的当地居民称，边境封锁阻止了向欧洲其他地区的所有出境货物。由于来自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购物游客不再前往当地的超市、加油站和餐馆，企业家和店主威胁组织更多大型抗议活动。与此同时，犯罪率上升。据当地媒体报道，街头暴力和轻微犯罪在比哈奇和大克拉杜莎上升较多，而一些报道称移民中有更严重的罪行，包括强奸、谋杀和毒品走私。在欧盟和当地居民的压力下，波黑当局与移民谈判达成协议，移民同意被安置在大克拉杜莎和比哈奇的临时避难所，而这之后，过境点将重新开放。

在欧盟批准为难民提供更多资金之前，这一解决办法很难让当地民众以及移民双方满意。与此同时，尽管多个过境点被封锁，这一区域仍然接收了大部分进入波黑的移民。调查记者警告说，该地区局势正在恶化，即将陷入严重的安全危机。但另一方面，地方和中央政府声称情况正常，只有部分孤立的事件涉及犯罪和暴力。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欧盟提供永久性解决方案并使该地区免受不可持续的移民流入压力的期望仍然大体上稳定了该地区的局势；然而，这个国家多年来经历的永久性政治危机有可能将中等人道主义危机转变为安全议题。本报告将重点关注其对政治层面的影响，并揭示波黑在应对

危机局势中遇到的一些“典型”问题，而不是对当前移民危机对波黑社会的后果进行广泛分析。

## 当地治安官的不合作和中央官僚的无知

在整个乌纳-萨纳州因移民而过度拥挤之后，地方和联邦政府开始互相指责并将责任转交给其他人。联邦政府指责缺乏资金，欧盟反应缓慢，以及邻国对波黑境内移民流动瓶颈的不协调行动。随着来自比哈奇的第一起事件和抗议活动，联邦政府呼吁当地居民对移民表现出耐心和人道主义，但与此同时，将移民转移到其他目的地并没有太大作用。事实上，一些来自萨拉热窝的政治家在批评移民被允许留下的同时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地方政府在没有中央资金的情况下无法帮助他们。

封锁边境检查站只会加剧情况的荒谬性，迫使政府找到一个快速解决方案，以容纳滞留的移民，同时努力维持和协调与当地政府的人道主义活动。与此同时，在当地居民组织的抗议活动中（根据一些消息来源被称为“反移民”活动），比哈奇和大克拉杜莎市长更加公开表达了对即将到来的危机的不满，称联邦政府承担的不应仅仅是处理危机的姑息措施。菲克雷特·阿卜迪奇（Fikret Abdic），有争议的大克拉杜莎市长，拒绝为容纳移民承担任何个人责任，并指责政府无法与欧盟国家沟通，称任何形式的永久定居都是不可接受的。他在比哈奇的同事苏尔莱特·法兹里克（Suhret Fazlic）与抗议者一道，要求更严格地控制波黑边境，并要求萨拉热窝提供临时避难所。到了10月，在超过5000名移民抵达这个拥有5万人口的城镇之后，他要求当地居民在出现安全问题之前提出人道主义理由的声明收到了成效。在马尔杰瓦克镇的过境点重新开放后，波黑安全部长德拉甘·梅克特（Dragan Mektic）承诺将过量的

移民安置在萨拉热窝附近的难民营。从今年年初开始，这个想法被联邦多个政治家提及，但“每个人都希望波黑能够通过继续采取通行证政策来度过危机”。克罗地亚警方几乎没有在边境保护方面执行任务，而波黑当局没有准备好认真解决移民问题。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地方当局都不希望问题出现在自己家门口。

## 实体间与族裔间的问题

2018年7月，波黑联邦警察局宣布了一项计划，对该国边境实施更严格的控制，并在塞族共和国引起了重大反响。塞族共和国总统米洛拉德·多迪克（**Milorad Dodik**）威胁说，如果联邦警察超越实体间界限，（他）就会使用武力。他称联邦的所有单方面行动都是不可接受的，并明确指出，只有联邦警察和塞族共和国警察的协调行动才能在塞族共和国的外部边界上得以实施。根据塞族共和国政府的说法，移民危机是中央政府必须与欧洲伙伴谈判的问题，因此，它拒绝接收或安置移民的责任。塞族共和国警察局局长达科·库鲁姆（**Darko Culum**）表示，塞族共和国没有可用的设施来容纳移民，而多迪克总统则更直接地说，塞族共和国“不允许移民滞留在其领土上”。另一方面，联邦政治人士指责塞族共和国在阻止移民非法进入波黑方面做得不够。移民通过塞族共和国与波黑边界重叠的外部边界哨所进入波黑。波斯尼亚安全部长梅克特还指控塞族共和国警察没有登记移民，使得其“非法进入联邦”。最后，移民危机被用作右派政客在选举前获得或巩固投票支持的“良好政治工具”。移民来自穆斯林国家这一事实被用来解决族裔间的紧张关系。甚至有传言说，移民被故意送去“改变塞族共和国的种族结构”，甚至从塞族人手中慢慢占据这个实体。

据媒体报道，一些政党受益于移民危机，这通过带动其他欧洲国家的民族主义和排外的声音来推动政治竞选。然而，在波黑，这种反移民情绪在激起反萨拉热窝和反中央集权政策方面具有额外的特点。民主政党对中央政府无力解决移民危机表示欢迎；波黑克族民主共同体（HDZ BIH）表达了对该问题的“人道主义方面”的担忧；与塞族共和国政府一样，塞族共和国独立社会民主人士联盟（SNSD）强调中央、实体间和区域机构缺乏协调行动；最后，波黑民主行动党（SDA）谴责地区领导人和其他民族党派的虚伪和推卸责任做法。

总体而言，尽管存在政治冲突，不协调和反应迟钝等问题，波黑在第一次移民危机中幸存下来。虽然很难对乌纳-萨纳州地区当地人口的社会动员进行最终评估，但可以肯定地说，人道主义关切不会成为安全议题的牺牲品。正如比哈奇市市长所说，移民后的新闻很少提到当地居民提供的援助和捐款，但这也是危机没有升级为街头暴力的主要原因。关于志愿者、人道主义工作者和有关公民提供帮助的小故事与关于移民的暴力遭遇的故事聚集在一起。人们学会了平衡对入侵者长时间停留的厌恶感，取而代之的对他们的欢迎和认同——因为 20 年前大多数当地人都是难民。毕竟，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在没有政府帮助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问题。

（作者：Ivica Bakota；翻译：潘梓阳；校对：贺之杲；审核：陈新）